

# 当代的年轻牧者困境

作者：耶书伦

## 倦怠社会：躺平的时代

时代不同了，经历中美贸易冲突，加上疫情三年的各种限制，显而易见，中国社会已经过了快速增长的阶段，不再蒸蒸日上，蓬勃发展，而是不可避免地进入衰退期，经济下行，改革难产，复苏遥遥无期。

德裔韩国哲学家韩炳哲在他的畅销书《倦怠社会》中，用“倦怠”来概括当代社会的特点，他指出当下的社会是一个功绩社会和积极社会，而这“导致了一种过度疲劳和倦怠，”。这本书的德文原版是 2013 年出的，或许当时德国社会已经进入倦怠期；十年之后，因着新冠疫情的一番折腾，中国社会紧随其后，不无真切地体现出倦怠社会的特点：90 后年轻人“躺平”，不结婚不生孩子；00 后更加“佛系”；80 后，人到中年，上有老下有小，疲于奔命，既躺不平，又卷不动。

我们时代的变化也反映在教会中，中国教会整体来看，也不可避免地陷入衰退、下行的境况中：慕道友不多，聚会人数减少，信徒灵命疲软。

## 最大的困境

可见，无论从外在，还是从内在来看，我们都处在一个疲乏、倦怠的时代。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氛围，我们被呼召心意更新而变化，而不是去改变它。时代的精神、氛围不是我们选择的，我们不太可能去改变，只能跟着这个时代的流走。这句话的意思不是说，我们就任凭疲乏、倦怠，而是不要太快地想去改变它的面貌，而要首先去充分理解它为何疲乏、倦怠，思想神在其中的心意是什么，然后才能找到应对之道。

对年轻的牧者来说，我们需要对所处的时代有清醒的认识，这种人间清醒是防止我们陷入终极倦怠的必须。而这一点又是许多牧者所欠缺的，他们没有时间读书，没有时间深入思考，惯性地做着他们之前做的事情。我觉得这是**最大的困境，就是没有意识到自己身处困境之中**。

在当下时代的困境中，精明的企业家提出的法则是：活下去，是生存而不是发展（我不是说这是绝对正确的答案）。对一般人来说，这是一个守业的时代，而不是创业的时代；是一个深耕细作的时代，而不是一个开垦荒地的时代。在某种程度上，中国独立教会牧者的角色类似于企业家，大教会就像大企业家，小教会就像小企业家。只是我们可能对时代的敏感度，远不及他们。其实，企业家在我们的时代有多难，牧者在这个时代也有多难，甚至更难。我们也没有超脱这个时代多远。

## 具体的挑战

有一篇文章，谈到**传道人所面临的八大危机**，作者没有说明是什么时候写的，针对的对象是城市的，还是农村的；从他所引用的 1981 和 1996 年的资料来看，这些问题似乎是上个世纪农村传道人的处境。但可悲的是，30 年过去了，个人感觉，这些问题在今天城市教会的传道人身上依然严峻。我特别指的是目前在一个四五十人的教会全职服事的传道人，教会大大小小的担子落在他一个人身上。这 8 个方面提得还是很有借鉴性，我要重新阐释一下：

### 1、忙碌过度，体力灵力枯竭。

麻雀虽小，五脏俱全。一个正常健康运转的小教会基本的牧养职能包括：讲道、组织礼拜、祷告会、小组、门训、探访、治理行政；育儿、婚恋、单身的需要；除了这些，还要随时应对各种特殊的情况。

### 2、待遇单薄，生活没有保障。

相对于农村的牧者，城市的牧者的收入应该还算优厚，不至于没有保障，但远谈不上富足。在北京一个月 1 万左右的薪资，算是普遍的情况。但扣去房租、饭食等日常开销，所剩无几，很难再有更多的闲钱为孩子打算（如果配偶不工作的话，而这又是许多牧者的处境）。跟以前的时代不同，虽然饿不死人，但在大城市收入的不足带来的压力和影响是多方面的，不是一下子能消解。

据我有限的经验和观察，80 后的传道人很少是信二代或者牧二代，大多数都是第一代，也就是说 60 后的传道人 and 信徒，没有把他们的孩子带到主的面前，也没有能好好培养他们成为优秀的人。一个主要的原因是他们的贫穷。

### 3、关系复杂，考验应对智慧。

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，讲究关系；教会是一个家庭系统，彼此之间的关系，或远或近，都相互关联在一起。在教会中，因为对信仰的美好愿景和期待，不知不觉会对牧者，对服事人员，对身边的弟兄姊妹有幻象，有不切实际的期待。一不小心，关系之间一个小的问题，就会酿成大的灾难。而没有界限感的所谓的“弟兄姊妹”关系，会让人产生内耗，这种内耗往往是无意识的。牧者在这种空虚混沌的人际关系场域中，首当其冲，要么受伤要么伤人。

处理好人际关系很重要，但这是一门艺术；牧者接受神学训练时，主要是神学、圣经等思想的层面，而不涉及（其实也很难涉及），这某种程度也造成这个问题的严重性。

### 4、期望全能，全而以致不精。

因为中国教会特殊的处境，教会很难做大，只能维持在比较小的规模，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好事，能让教会更灵活。但其实问题也不少，需要好好思考应对。大教会问题多多，但小绝对不是什么完美的解决方案；我们不能迷信“小组”、小教会。小教会的问题一点也不比大教会少。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，造成传道人特质的单一性——全都是面面俱到的全能型选手。一个小教会的传道人很难专注于他自己的恩赐上。但不是所有蒙召的人都是全能型选手，恰恰相反，大部分蒙召的人都是“偏科严重”的学生（尤其是在蒙召的早期），

比如：很有讲道的口才，但情商太低，不会处关系。对待“偏科严重”的学生，是要让他成为全科能手，还是要继续发展他偏科的强项，这在教育领域是有公认的答案的。但当下的教会处境，使得许多传道人不得已走上了一条岔路。

#### 5、孤军奋战，灵性缺乏支持。

“孤勇者”是许多传道人的典型形象。这一点跟政府压制教会的时代处境有关，传道人之间的连接是有，但教会和教会之间的联合不多，怕人多了引起关注。当然，这也跟中国人的民族劣根性有关，有一个长辈曾经提醒说不要“灵人相轻”；我们骨子里喜欢搞自己的山头，不喜欢合作，在这一点上，教会甚至没有社会上的企业做得好。

孤勇者缺少有效的系统支持，有时候能展现出英雄气魄，但不容易长久，中途夭折、破产（事工或者灵性）的可能性很高。

#### 6、奉承听众，不敢指出顽疾。

传道人在社会上得不到接纳和认可，可能也受到家庭的鄙夷和轻视，许多人就倾向于在教会中寻求接纳和认可。这使得中国的传道人容易走向两个极端：要么是权威式的家长制，什么都得听他的，传道人过足了被认可的瘾（很多时候以顺服的敬虔理由）；要么是讨好型的处事方式，很温柔，不敢得罪会众，指出会众应该改变的地方。既能坚持自己的原则，又不强迫别人接受，对许多传道人来说，是一个巨大的挑战。

#### 7、装备不足，难以应对现实需要。

如果说农村的传道人，或者城市教会的第一代牧者大多没有受过系统的神学训练，新一代传道人大多数受过正规的神学训练，尤其是城市的传道人，这已然是标配。虽然如此，但每个人所受的神学教育良莠不齐，有的是正规严谨的全日制课程体系，有的是培训班式的训练，后者可能更多一些；有的神学思想比较开放灵活，有的则很保守刻板。而且，总体上来说，国内的神学教育水平并不高，处境化的整合程度并不高。再者，大多数的神学教育停留在理性思辨的层面，传授知识的方面，而对灵性的培养和事工的实际训练并不多。这一点从用“传道人”来称呼服事者就可以看出来，传道的人，传讲真理的人，讲解圣经的人，就是在理性知识的层面上去服事。

而仅仅从理性知识的层面来服事，在当下的时代（尤其是 AI 的冲击），已经远远滞后了。社会的人已经离开启蒙理性的阶段，更多探讨人的感性情绪、心灵渴望，和身体感知的层面。传道人需要学习很多新的功课，尤其在我们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。

#### 8、习以为常，侍奉成了职业习惯。

谈呼召，给人以神圣的感觉，也让人有敬畏之心。但长时间里面，做的事情没有太多变化，说的话也是一成不变，做事的方式也没有改变，久而久之，服事就成了完成一个个的任务，事奉成了一份定期打卡的工作，失去了生机和活力，自由和喜悦。而这样的状态，服事就走到了尽头；因为自己痛苦，别人也痛苦。

## 天主教神父作为参照

看完以上这些，可以想见，作为一个独立小教会的传道人要面临的挑战是何等的大；要求实在太高了，这不是一般人能承受得起的工作。所以，如果有传道人走不下去了，你大概能理解，不是他不爱主，而是他实在撑不下去了。许多传道人离开事奉禾场的时候，疲惫不堪，伤痕累累，久久不能恢复。

要是拿他们跟天主教的神父相对比，同样是服事主，但所处的环境真是有天壤之别。我们撇开神学、教义、礼仪传统上的差异不说，单单看服事者的生命状态。神父都要发三愿：独身、贫穷和顺服，因为这三愿，他们可能有性或者其它方面的挣扎，但没有夫妻关系的挣扎，没有抚养孩子的压力，没有经济上的重担，更没有教会增长的压力，教会各种事务的缠累。不仅没有这些压力，他们有更多的机会安静退修，重新得力。一个耶稣会神父告诉我，他们的神父一个月有 1 天的小避静，一年有 8 天的大避静。从归属和支持系统来看，他们要么归属于教区，要么归属于修会，上面都有主教或修会院长牧养扶持他们，一般他们的归属感是很强的。而从受装备的程度来说，天主教神父的整体水准要比新教的牧者高，因为他们能用全世界的天主教教育资源来培养一个蒙召的人。

可见，在当下很不稳定，焦虑指数很高的大环境中，神父的生存环境、服事环境要比牧师传道良性、健康得多。他们往往也能更好更持久地服事。

## 我们的出路

那么，怎么办呢？我们或许可以学习天主教的方式，但很难改宗去做神父，我们出路在哪里呢？

笔者认为，属灵的职份出路永远都在内在，而不是外在；所以，要从内在寻求出路。其实这是出路，也是挑战。对牧者来说，当下由“卷不动”而彰显出来的“倦怠”困境呼唤我们进入一种更深层的生命之中，更积极地想办法去寻求外在人数上的突破，事工上的辉煌是没有太大帮助的。

韩炳哲在他的书《倦怠社会》中剖析道：“这一精神状态（疲劳和倦怠）是现代社会的典型特征，由于缺少否定性，因此过量的肯定性占据了统治地位。这种疾病不是免疫反应，由于免疫机制需要以他者的否定它更多地是由过量的肯定性所致。无节制地追求效能提升，将导致心灵的梗阻。”（p.54）因而“并非积极的生活，而是沉思的生活，才能使人类获得其应有的状态。”（p.35）而这种沉思的生活，可以被理解成另一种倦怠，跟“导致沉默、盲目和分裂的倦怠”不同，这是一种引向“对话、关注以及和解的倦怠”（p.55），这是一种亲近世界的“根本性倦怠”，它成为“一种途径，通过这种倦怠人们能够被他人触动，也能触动他人（p.56）……事物不再为自身存在，而是永远和他者共存（p.58）”。

韩炳哲这里所说，“沉思的生活”，“根本性倦怠”，跟基督徒寻求神的独处安静、沉思默想如出一辙。在这种安静沉思中，我们得以清楚地看见那驱动我们行动最终使我们疲劳倦怠的力量，发现那不是来自神，而是来自世界；我们也得以更清楚地觉察我们内在的脆弱和深切渴望，发现我们期待别人的肯定，渴望生命有价值，很大程度是由于过去原生家庭的创伤造成的心灵空缺，但神完全的爱（一种切身的体验，不是理性的知道）能修复创伤，

带来医治和释放。简单地说，在这种沉思中，我们得以带着破碎的自己、破碎的现实赤裸地面见神，并发现祂在基督耶稣里，赤裸地与我们相见，并拥抱我们；在这种沉思中，我们得以真正认识神，认识自己。

所以，在笔者看来，这不是一个讲求业绩、追求成就的时代，而是一个渴望灵性觉醒的时代。我们要真正地归回安息，等候神，在心灵的深处遇见祂，听见祂微小的声音，知道祂大过我们所行动、所拥有的一切，又包裹我们所有的生活；认识到唯有祂是我们力量的源泉，是我们的一切。就如以赛亚先知所说：

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；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。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从新得力。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；他们奔跑却不困倦，行走却不疲乏。（赛 40:30-31）